

那段曾经的岁月

□王建勇

二十多年前，我曾在江北慈城的一家水泥厂工作。进厂时，说是作为储备干部培养，但自己心里自然清楚这是让你听着舒服的客套话。我们一起招进去的有二十个人。刚开始我们每天在厂里打杂，偶尔去车间顶一下班。

当时父亲跟厂里一个修车的师傅认识，说：“我跟厂里的师傅说好了，要么你去跟师傅修车子。”

所谓的修车，就是维修厂里有故障的手拉翻斗车。我不想与一起进厂的同伴分开，所以就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。

一年后，我与一同进厂的小伙伴都进入车间。当时车间机械化程度低，我们每天在车间，铲原料、拉车子，十分辛苦。一天工作下来，人累得像散了架似的。这时，我有点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听父亲的话。

那时慈城企业少，进工厂当工人还是令人羡慕的。当时国家还没普及“社保”，而水泥厂是“集体企业”，工人退休享受养老待遇，用我们宁波话来说，退休有“老保”。正因如此，这给了我们不辞辛劳、努力工作的动力。好在我们正年轻，第二天又精力充沛。

记得刚进厂时，我们学徒工每月工资27元，副食补贴5元，合计每月32元，再加上夜班费等，加起来也就40多元。

后来，随着水泥供不应求，需求方为了早日买到水泥还要排队，“开后门”。为了满足需求，工厂新建厂房，扩大生产规模。我们每天期盼的就是新厂建成后，机械化程度提高，我们工作会轻松一些。

水泥厂一般有生料车间、立窑车间、熟料车间、打包车间等组成。

生料车间，就是生产生粉。一般是把石灰石、煤炭、黄泥、铁粉、萤石等按一定比例进行混合，经过磨机粉碎，磨成一定细度的生粉，然后把生粉送到生粉储存库。

立窑车间的工作，就是把生粉进行高温煅烧。煅烧后，用输送机送至破碎设备进行破碎，再经提升机送入熟料储存库。

熟料车间是把熟料与水渣、石膏按比例混合，经磨机粉碎成符合国家标准的水泥细度，然后输入水泥储存库中。

打包车间则是把水泥储存库中的水泥，灌入袋中。每袋水泥重量要控制在50kg左右，允许误差为±1kg。

经包装后的水泥，此时还不能出厂，要在水泥仓库存放一段时间，等水泥的安定性稳定，确定标号后，才按标号定价销售。

因工厂一环套一环的生产特点，设备24小时连续运转，所以工人上班要三班倒。

那时，我住在慈城西南面的乍山，而工厂在慈城的东面，所以每天上班都要途经堵家桥、胜利粮站、太平桥、慈城造船厂、西门口，经市中心口，再过东镇桥到慈城东门的工厂上班，下班则路程相反。不管白天黑夜、刮风下雨、严冬酷暑，除了休息天，每天都要来回十多公里。上班骑行的路途，也只有慈城西门口至工厂的一段路是水泥路，其它路段都是黄土铺就的，路面上还撒有石子。往往晴天汽车从身边开过，尘土飞扬；雨天遇车辆从身边经过，

则路面坑洼处的积水会飞溅到人身上，可谓“晴天一身灰，雨天一身泥”。有时不小心，自行车还会因路面的石子移动而滑倒。

因家里到慈城西门口有六七里路都是农田边的机耕路，晚上没有路灯。夜班骑行在这段路上，只能借助夜空中的点点星光，还有远处村庄弥漫的一些微弱灯光作“照明”。

记得深秋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晚上，天空下着绵绵秋雨，在去上夜班骑行途中，突然停电。一下子，我被淹没在夜色中，顿时眼前一片漆黑，“伸手不见五指”。当时我有点崩溃，要是不来电，我只能在漆黑的夜色中推车慢行。

庆幸的是，过了五六分钟，右边村庄小道上出现一束微弱灯光，并向我行走的道路正前方移动。我加快了脚步。

临近，只见骑车的是一位男青年，自行车后座坐着一位姑娘。姑娘右手搂着男青年的腰，左手拿着手电筒帮男青年照明。因夜色漆黑难行，我只能“厚着脸皮”尾随。为了尽量不打扰他们的“美好时光”，我始终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。

还有一次，记得是雪后的一个冬日，我骑车经过慈城西门口一家“白斩店”，只见蹲在店门口的一只大黑狗，见店主出来，飞快地冲向我，咬住了我的裤脚。因路面有积雪，我自行车把手一晃，狼狈地车倒人翻。狗主人见状，狠狠地训斥大黑狗，大黑狗才乖乖地松开了我的裤脚。

1987年，单位新厂房竣工，采购的设备开始陆续安装、调试。九月份厂里安排我们新工人和其他一些工人，由副厂长带队，一起赴余姚水泥厂学习、进修。此时我们一同进厂的同伴，已走了两个，一个去了花木场，一个被聘为乡团委书记。

到达余姚水泥厂后，师傅让我们先熟悉工厂生产流程。然后，师傅教我们如何观察仪表，判断设备运行是否正常。还有设备运行中出现的故障应采取的措施，及设备开启停关的顺序等。一个多月后，我们都能独立操作设备了。

结束余姚水泥厂的学习后，我们赴嘉兴水泥厂参加学习，并游览了杭州、苏州，也算是工厂对我们辛苦学习所给予的一个放松机会和额外奖赏吧。

后来离开慈城，我到了市区工作。

记得在水泥厂工作期间，自己还在省建材报副刊发了两篇文章，至今还保存着当时报社寄来的“样报”，留作那段曾经岁月的纪念。

由于新单位距新华书店很近，每天中午休息时间，我一般去新华书店看书。

因在商场针织部工作，在新华书店我也翻阅了一些针织方面的专业书籍，并根据实际经验，写了篇《羊绒衫与羊毛衫有何区别》的文章，发表于

当时《宁波晚报》“美化生活”版面。

那上班，同事于芬说：“王先生，你发在晚报的文章我看了，写得挺好。”

我报以微笑，我也不知道，同事为什么叫我“王先生”，或许是自己看起来太书卷气了吧。

在商场工作期间，为了提升自己，我白天上班，晚上去学校进修。

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毕业后，我被留校任教，也真成了同事口中的“先生”。

当时校长曾对我说，你是我们学校第一个留校任教的学生。

留校后，自己也挺敬业。有时候，在去学校的途中，还在冥想当日要上课程的内容。

除了保质保量完成教育任务，自己在业余时间还撰写了几篇专业研究文章发表于国家级报刊，并考取了职业资格证书。真的十分感谢当时学校领导的信任。

去年回慈城，漫步于慈城东门城墙上，发现在城墙百米处，就是以前工作过的工厂，曾经的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，让人思绪万千。

幸好那时自己年轻，就像俗话说的，年轻时候不吃苦什么时候吃苦。但又觉得，这话有点“站着说话不腰疼”。

记得当时提升机阻塞后，要跳入几米深的提升机坑。当打开提升机门的那一瞬，滚烫的水泥像泥石流一样向你涌来，坑内因粉尘飞扬，能见度很低。你还要铲，还要挖。提升机故障排除后，你又要将提升机坑清理干净。那种滋味真的让人很窒息。

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由一段段岁月组成的，日子里有酸，有甜，有苦，有辣。人生只有尝过各种滋味，苦过、难过、经历过，人才能变得坚强。当你再次遇到艰难困苦时，你就能坦然、淡定地面对挫折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你应该感谢生活，感谢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。

